

□ 徐楠

卷得春味品春色

“调羹汤饼佐春色，春到人间一卷之。”春光明媚，万物复苏，各种菜蔬见光疯长，春卷应时而生。丰盈的春味、暖暖的春意再次在酥脆之间悄然涌动。

春卷，简约、形象，把春天“卷”起来，确实是一件风雅之事。春卷在舌尖绽开之时，带来的不仅仅是春天的福气，更感受到了千年文化积淀。

春卷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，是由“春盘”的习俗演变而来。最早出现在晋代，立春这一天，人们就将面粉制成的薄饼摊在盘中，加上精美蔬菜食用，故称“春盘”，吃春盘也叫“咬春”。那时不仅立春这一天食用，春游时人们也带上“春盘”。到了唐宋时，这种风气更为盛行。著名诗人杜甫的“春日春盘细生菜”和陆游的“春日春盘节物新”的诗句，都真实地反映了唐宋时期人们这一生活习俗。清代的《燕京岁时记》也有：“是日，富家多食春饼，妇女等多买萝卜而食之，曰‘咬春’。”可见春日做春饼，食春



卷的民俗风情由来已久。

薄薄的面皮下，馅料若隐若现，时令菜蔬挥洒着春天的鲜活和明媚，已足以令人向往之。春卷的制作工艺早有记载，清代诗人蒋耀宗和范来宗的《咏春饼》联句中有

一段精彩的描写：“匀平霜雪白，熨帖火炉红。薄本裁圆月，柔还卷细筒。纷藏丝缕缕，饕嚼味融融。”。就是在平底的热锅上，烙出一张张平整、雪白、又圆又柔的饼皮，卷上丝状肉馅，最后油炸而成。

薄面皮的制作要求较高，既要薄又要柔韧，人们喜欢用“薄如蝉翼，白如翠玉”来形容上好的面皮。温开水倒进面粉，加少许食盐，然后将面团揉匀打透，做到稀稠适度。最后将面团在炉火均匀的平底炉盘上画一个实心圆，由外而内，不疾不徐，起承转合间，一张形似满月的薄饼已然成型。

春卷的馅儿是其灵魂所在。相传晋周处《风土记》载：“元旦造五辛盘”，就是将五种辛宰的蔬菜，供人们在春日食用。明代李时珍说：“以葱、蒜、韭、蓼、蒿、芥辛嫩之菜杂和食之，谓之五辛盘。”供人们在春日食用后发五脏之气而用。如今，春卷馅料的内容十分丰富，可荤可素，可咸可甜，包括肉类、海鲜、蔬菜、水果等多种口味，咸甜香鲜，风味各异。春天最好吃的当然是荠菜馅儿了，将荠菜剪去根部泡好水后，放到开水里焯一下，挤掉水分剁碎，然后加入切碎的肉、虾米等其他馅料，搅拌均匀。碧绿荠菜、鲜红肉丁、淡红虾米、金黄皮蛋，还有褐色的茶干、香菇丁，真是春色满盘。

包春卷是个细活儿，摊开薄薄的皮儿，

少数民族的队伍，总是格外吸引观众的眼球。古城附近的苗族、侗族、土家族等纷纷赶来，各民族服装、舞蹈、音乐各具特色，让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更少不了踩高跷等活动，各种节目精彩纷呈，很有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的味道。

根据资料显示，镇远在先秦时期，属楚、秦黔中郡地，汉改武陵郡，属无阳县地。楚汉文化交织，玩龙舞狮跳花灯沿袭已久。

在锣鼓、号角声中龙灯队晃头摆尾，畅游街头巷尾。期间，每一条龙灯队伍会选择一些街道、单位，或殷实的人家，上门舞龙。能够上阵舞龙的汉子，必定身强力壮，反应敏捷。手持龙珠的指挥人，身体健硕，耐力很强。锣鼓声起，指挥人的手臂用力往上高高一扬龙珠，接着手腕一翻，一个漂亮引龙出洞，一场让人荡气回肠的舞龙拉开了序幕。在龙珠的诱导下，龙身龙尾紧紧跟随龙头，大家配合默契，在闪转腾挪中，把游、穿、跃、翻、滚、戏、缠等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。一时间，雄霸天下的真龙气势，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龙珠边舞边说些吉祥语：龙脑壳上五色花，（是啊！龙身们的呼呵）新年来到主人家（是啊！），这家人真爱好（是啊！），主人客气能发家（是啊！）等。

龙灯所到之处时不时烟花四起，烟花弥漫，舞龙者大都上身赤裸地迎接嘘花的挑战，舞龙嘘花不愧称之为勇敢者的游戏。

镇远的龙灯，到了十五，就到文化园举行最后的舞龙比赛，各队铆足了劲，大显身手。现场气势磅礴，宏伟壮观。

比赛结束，就开始化龙。化龙，通常在 溆阳河畔进行，把龙放在地上，将事先准备的花筒炮、烟花鞭炮等火花对着龙身喷，待龙灯燃烧殆尽，再把其残骸送入水中，意为送龙归海。

在古代，人们把“龙”作为吉祥的化身，代表着风调雨顺的愿望，因此，用舞龙祈祷神龙的保佑，以求得风调雨顺，四季丰收。而今，春节期间玩龙灯，又多了一层意义，庆祝人们过上风调雨顺美好幸福的日子。

古城的龙灯，与漫长深远的传统文化迷宫一样生生不息，源远流长！

□ 姚瑶

为微小众生立传

封上写下这样一句话：“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，建一座纪念碑。”他把视线投向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仿佛与我凝视、对话，他们其中的某一个或许就是微不足道的我。油菜花地里，荒寒的窑洞中，又或东北小城，西域戈壁，在明处，在暗处，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，这些卑微的小人物一次次来到他的笔下，诉说生活无尽的悲喜，这些小人物是别人也是自己。

当某一个深夜，我在阅读赵华甫先生六堡村小人物系列作品时，我迅速把李修文和赵华甫联系在一起，从他们肆意汪洋般的纸上江湖，读懂芸芸众生的命运。他们都是在为这些微小的众生立传。

六堡村位于贵州麻江县东北部，以畲族为主。据史料考证，明朝时期，六堡村最先由佤族开发。明洪武年间朝廷为巩固边陲，扼守云南，皇帝朱元璋遣兵屯守贵州，设屯堡，置卫所。六堡村地名是明朝官府设屯堡，拟在此设第陆堡，以陆堡冲屯军，后因故未设成，六堡村因此而得名。

世界上最小的那个村庄一定属于我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书写生养我的那个村庄，那是我的袍衣之地，是道德向善的地方，有我斩不断的血脉，我最初的文学梦想就诞生在这个叫着圭研的地方。最近我的诗集《独爱人间最小的村庄》刚获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，就是以“圭研”这个小村庄作为切入点，用诗歌的方式写它的爱、写它的恨，也写它的颓废、写它的成长。我希望用最简短的文字切入日渐凋敝的村庄，期待它再度充盈起来，“这些年，故乡越来越瘦/瘦成一粒米，藏在我血管里”。

是的，这个浇筑故乡的地方让我们魂牵梦绕。这一粒米，藏有人世间所有的卑微。晚唐诗人、词人、五代时前蜀宰相韦庄有一句诗：“未老莫还乡，还乡须断肠”，他不忍面对残破的故乡，不想打破对故乡美好的幻想，故而不回乡。故乡是我们的牵绊，关系每一个曾经在故乡生活过的人。作为一名写作者不应该回避故乡的问题，应该俯下身子往混沌处想，往人性的深处

将适量的馅儿放到春卷皮的一侧，然后卷角，包住馅料，把两端向中间折起，继续卷，最后在边上涂上水粘牢。一卷二折三叠，一个小巧玲珑的春卷诞生了，轻轻码放，渐次堆叠成一小垛，一盘子的晶莹透绿、温润如玉。

起锅倒油，待锅里的油烧至五成热时，把春卷沿锅边滑下，霎时滋滋溜溜地煎炸开了，适时翻动。炸至金黄色时，用漏勺捞出控油。轻咬一口，春卷皮又酥又脆，馅心柔中带鲜，油而不腻，满口生香，令人欲罢不能，频频下箸，咬一口香喷喷，品一缕好春光，恰如窗外草长莺飞、春暖花开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春卷的制作已日臻精美，馅心制作原料日益丰富，制皮技术日趋精湛，口味不断翻新，春卷的知名度进一步扩大，在国内各地均有制售，国外也是声誉俱佳。而且，春卷现在不仅仅在春天吃，其他时节也能尝到。但我以为春卷适宜立春时吃，“应时而食，为至美”，丰富的春菜让我们品尝到最鲜美的味道，也能将食材的精华发挥到极致，才有盎然春味在唇齿间弥漫的惬意和舒爽。

又是一年春来到，小小的春卷，早已成了春节餐桌上的“常青藤”，它蕴含着人们对春天的向往和憧憬，表达了人们对新春的美好祝福，更代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文化传承的生生不息。



□ 杨秀军

迎新岁

金虎驱疫乘风去，
玉兔呈祥下九天。
放眼神州春意闹，
千家万户享团圆。
福禄寿禧齐来访，
畅饮杜康乐无边。
策马扬鞭自奋蹄，
戮力同心擘新篇。

□ 何厚斌

春天的赴约

（外二首）

红梅轻提请柬，与冷流雪相见
烟火高唱谣曲，将炊烟追撵
青竹低头，蒲公英昂首
拉拉藤攀上篱笆，迎春花拉起家常
溪水绕过麦田
去赶赴一场金色油菜花的邀约

立春

我爱这青黄不接的萧瑟
晨露染霜凌，落日照大荒
我爱这满目山河的寒枝
皮肤皴裂
修行一层又一层
我爱这低眉折腰的草木
百叶残荷
坦然平身，化作雨泥
我爱这零点之域的梅花
弹跳着，像雷鸣和爆竹
将冬天的雪窖炸裂

春之侧

沙滩上，一圈圈歪歪斜斜的爪印
书写着孤鸿落单的心声
河水即将越过岸滩
垂柳的根须重重抱团
蒲公英率先撑开立春的伞盖
拉拉藤、鹅肠草一心抢占地盘
天鹅抖动翅膀筹划行旅
它们将在繁花登场前离开喧嚣的南方

□ 卜庆萍

关不住的春色

日子一转身
蜜蜂的唇吐出一个自然的秘密
苦楝树上春鸟唱起春词
浅塘边小黄花轻吟春色

天空亮起来
大地攥一把春天的种子
春风抹走了荒芜
油菜花暖了谁的心思

杨柳柔情依依
春水引来轻舟
远山青碧一色
一片蛙鸣送来故土情思

小松鼠跳动起来
枝杈递去春的请柬
新燕在季节里炫舞
谁的眼神打湿了时空

四季的家园里
油菜花一唤醒春天
白的桃花白的梨花也迅步走过来
天地间莺啼花灼
关不住的春色亮了这个季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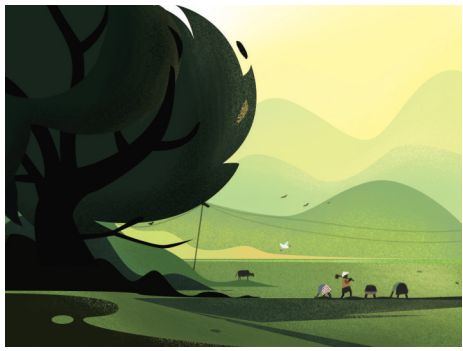
□ 欧金凤

走向春天

虽然还是料峭春寒
总不会再回到冬天
纵然有时烟雨迷雾
也涂不掉春光的明媚

既然花苞酝酿着吐蕊
就会迎来迷人的浪漫
既然播下了绿的种子
定会有夏的辉煌秋的灿烂

让我们健步走向春天
让我们热烈拥抱春天
青春的季节喜爱青春的生命
希望的沃土孕育丰收的欢欣



后疫情时代，有一天我突发感慨：在经受疫情和经济下行等多重折磨下，个体生命何其渺小。

2020年初，因为武汉，我特意把李修文的《山河袈裟》《致江东父老》两部作品找出来，作为非常时期的精神食粮，期待在文字里与他相遇，在纸上对当下的生活与他交流。

20 来岁就凭借《滴泪痣》和《捆绑上天堂》两部小说一炮走红的李修文，堪称是我们年轻一代作家的典范，因为生计或其他原因，他整整消隐了十来年。十二年后，李修文以《山河袈裟》《致江东父老》重新走入大众视野，这十多年他暂时离开，但距离文学并不遥远。

2017 年，李修文推出了散文集《山河袈裟》，该部作品后来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，2019 年 9 月又推出《致江东父老》，这两部作品深深打动了我们。

众多的篇目我是打湿眼泪读完的，《每次醒来，你都不在》里的老路；《郎对花，姐对花》里的烈女子；《长安陌上无穷树》里的那个不满二十岁的清洁工，岳老师和七岁的小病号；《黢黢荒漠》中以歌声证明自己存在的“莲生”；《一个母亲》中扮作盲人的母亲为自己儿子挣钱治病的老人；《她爱天安门》中不能接受欺辱而杀人的“小梅”；《义结金兰记》里那只情义如山的猴子。他在文字里构筑丰富多彩的人生，上升的，下沉的；明亮的，黑暗的；希望的、失望的；颓废的、振奋的……每一个字，都直击人生的要害和痛楚。从他笔下的《狼与鹤》，处处透露着小人物的辛酸、生活的不易，我更多看到小人物像猿猴一样，终日被人玩弄，供人取笑，只为得到几颗糖果。在他的文字中，我们何尝不是芸芸众生中最卑微的那一个？

天下可爱人，都是可怜人；天下可怜人，都是可爱人。李修文在《致江东父老》的书